

## 壹、前言

回顧《伯遠帖》目前相關研究仍以穆棣〈《伯遠帖》考〉、穆棣〈王珣《伯遠帖》真跡之謎解密〉、穆棣〈論吳廷暨其《餘清齋法帖》〉、楊薇〈《伯遠帖》題跋初探〉、楊臣彬〈王珣《伯遠帖》〉、黃緯中〈談現存《伯遠帖》後董其昌跋的真偽〉及陶玉璞〈「三希帖」於明清時期之流傳與誤傳〉等七篇論文著墨甚深。穆棣與陶玉璞兩人論點紀次有法，詳略合度，析論考證甚為精密；楊臣彬〈王珣《伯遠帖》〉係親眼目睹真蹟乃能「清晰地看出筆墨的先後順序，行筆過程中後一筆掩壓前一筆，筆墨交錯重疊處墨色明顯深重」<sup>1</sup>論斷非鉤摹高手所為之真蹟，甚屬不易。楊薇〈《伯遠帖》題跋初探〉概述並整理乾隆、董其昌、王肯堂等五人題跋內容，旁證發明略有不足；而黃緯中對墨蹟本董跋內容不合理處及種種瑕疵，提出質疑，甚為可貴，引發研究者對刻本和今墨蹟本董跋兩者之間存在的真偽產生興趣，企圖重新檢視相關問題並探究其所以然。首先，研究動機聚焦在《伯遠帖》之傳藏，自元初郭天錫收藏後至明萬曆26年（1598年）歸為吳廷收藏後，其間近300年之傳藏至今仍然留白，只不過在明世宗至明神宗年間由胡應麟題跋一過，但仍沒交代是何人藏品，至清代輾轉為安岐（1683～？）藏品，之後何時進入清宮，鮮少有人論及。陶玉璞論述「該帖應該在乾隆十年或隔年正月前進入清宮」的時間推斷，似乎游移不定，有其必要進一步釐清。其次，關於《伯遠帖》歷代輯刻之考辨，透過文本比較法，把梳歷代輯錄王珣法書刻帖與《餘清齋法帖》所收錄《伯遠帖》交互比對，詳實核對墨蹟本與《餘清齋法帖》刻本《伯遠帖》之異同，藉此證驗吳廷收錄《伯遠帖》原蹟真偽的可信度。再者，關於「揚明時」與「楊明時」之署名問題，穆棣與黃緯中皆提及吳廷友人為「楊明時」，而實際上《歙縣志》、《石渠寶笈》及臺南謙受堂《餘清齋法帖》藏品之諸帖題跋名款皆取《餘清齋法帖》刻本「揚明時」名款入書，究竟孰是孰非？且《餘清齋法帖》刻本「揚明時」署名後鈐印卻是「楊明時」，顯然為同一人也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「楊明時」刻意誤寫「揚明時」，諸多疑點，仍有待進一步細究。再者，檢視諸家研究及文獻輯錄，發現吳廷、吳新宇與吳興宇三人之名實傳抄與行文論述，互有出入，本文以文獻判讀與歷代名蹟鈐印進行析論，釐清吳廷與吳新宇是否如黃緯中與穆棣論及同一人的觀點，並對穆棣論及先歸吳新宇、後轉入吳廷的說法提出新解，以及針對陶玉璞論及吳廷庋藏《伯遠帖》前後只不過9年的算法誤差，提出質疑。

最後，從臺南謙受堂收藏《餘清齋法帖》散帖諸卷後董跋年款與墨蹟本董跋「戊戌」兩字用筆、刻本與墨蹟本首行「宮」、「軍」筆法以及董其昌傳世書蹟名款進行抽樣比對，輔以《富春山居圖》無用師與子明本兩本董跋比對佐證，解析今《伯遠帖》墨蹟本董跋再製的

<sup>1</sup>楊臣彬。〈王珣《伯遠帖》〉，《紫禁城》，3期（1985）：23。

作偽模式，董跋真偽問題應可迎刃而解。

## 貳、《伯遠帖》之傳藏

### 一、《伯遠帖》進入清宮時間考辨

王珣《伯遠帖》歷來收藏者，傳世著錄最早見於北宋，據《宣和書譜》卷14載：「今御府所藏有二：草書《三月帖》，行書《伯遠帖》」<sup>2</sup>。宋人黃庭堅提及「晉司徒王珣書，《眾感帖》眾感字尤妙。」<sup>3</sup>穆棣在〈流傳之序考〉亦論及：「根據米芾記載，原大卷中北宋以前古印甚眾，其早期原流遞嬗實已蘊含其中矣。而今本作為單帖流傳，最早乃以《宣和書譜》為憑。」<sup>4</sup>宋以後，元人鮮于樞（1246～1302）《困學齋雜錄》記載郭北山御史家中藏有：「晉王珣《伯遠帖》」<sup>5</sup>元初為御史兼書畫收藏家郭天錫（1227～1302）<sup>6</sup>藏品。自元代之後，《伯遠帖》的傳藏形蹤就鮮為人知，不見於史料文獻。明代吳其貞（1607～1678）論及「此帖刻入《淳化帖》中。上有宋徽宗印璽。卷後宋章清題跋，明董思白題跋。」<sup>7</sup>及清吳中遺民鑒賞家顧復（生卒年不詳）述及其目鑒王珣《伯遠帖》經驗：「《伯遠帖》，白麻紙，行書。宣和政和長璽鈐角，前後六璽具備，徽廟泥金題簽，……」<sup>8</sup>吳、顧兩人所睹《伯遠帖》非今墨蹟本，係「宣和裝」偽蹟以影射《宣和書譜》收錄史實，穆棣考辨理據充足<sup>9</sup>，無須再議。而胡應麟（1551～1602）《跋王元琳真蹟》中論及：

右王珣《伯遠帖》真蹟，珣江左有盛名，即桓宣武幕中所稱髯參短簿者，其書流落人代。《宣和譜》有《伯遠》、《三月》二帖。此《伯遠帖》真蹟也。書凡五行，六十九字，古澹蕭疎，真趣流溢，如飛天僊人，遊歷下界，顛視凡俗，悉同塵埃。望而知其晉人筆也。典午真蹟存《宣和書譜》者，尚不下數百，今惟右軍大令一二靈

<sup>2</sup>于玉安。《中國歷代書法論著匯編》（天津市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冊2，293-294。

<sup>3</sup>【宋】黃庭堅：《山谷集·別集卷十二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（香港：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據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版，2007），集部別集類，5-6。以下使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之文獻，以腳註列出作者、書名、分類及頁數，不另列於參考文獻。

<sup>4</sup>穆棣。〈《伯遠帖》考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16卷3期（1999）：50。

<sup>5</sup>【元】鮮于樞：《困學齋雜錄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，子部雜家類，29。

<sup>6</sup>按：明代朱存理撰《鐵網珊瑚目》中藏有〈郭天錫畫卷〉，與〈趙松雪畫秋江待渡〉、〈管夫人竹石〉、〈黃大癡畫卷〉、〈黃大癡鐵崖圖〉、〈陳惟允作荆溪圖〉、〈倪雲林畫竹樹秀石〉等並列其次，郭天錫不僅為書畫藏家亦是元代一位實力派畫家。參見【清】孫岳頌：《御定佩文齋書畫譜·卷九十八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，子部藝術類，10。

<sup>7</sup>徐邦達。《古書畫過眼要錄·晉隋唐五代宋書畫壹》（北京市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5），25。

<sup>8</sup>【清】顧復：《平生壯觀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），4。

<sup>9</sup>穆棣。〈《伯遠帖》考〉，43-45。